

增廣策府統宗

經部
卷一

策府統宗卷一

經部

十三經總

上世未有經名。攷古類編釋文曰：經，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皞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虞夏商周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宜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都不離典墳者，是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學士大夫所誦習者，此耳。時尙未有經名。文獻通考樂正崇四術以教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爲教固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非初學可語。春秋雖公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至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按此均未稱經之證，故四術亦但稱術也。

經名昉自經解。古無經名，至小戴記以經解名篇，而經名乃始見其文。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時惟六者以經名，然六經卽後世九經。蓋禮教統三禮，春秋統三傳，而樂記附禮記中也。

六經名見莊子。莊子天運篇孔子嘗謂老聃曰：吾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爲文，于七十二君，論先生之道。五經，漢武帝建平元年初置五經博士，五經之名始於此。初學記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注：〔班固白虎通始定其名〕。

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攷古類編有稱七經者，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有稱九經者，七經之外兼孝經論語也。有稱十經者，易詩書三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是也。有稱十二經者，六經六緯是也。有稱十三經者，易詩書三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孟子爾雅是也。困學紀聞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

以六經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此有三說莊子天道紀數略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十翼一說春秋十二公經。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詩書三禮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讀書記自漢以來儒者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以立。

四經分四時 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五經配五帝 藝文志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曰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大經中經小經分三等 有稱經爲三等者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穀梁傳爲小經按此見唐選舉志夫以帖括取士徒以卷帙之寡而區分之豈足據哉

經皆有傳 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即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然金氏仁山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孔門傳經 朱竹垞曰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與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六藝總會鈐鍵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指意殊別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孝經爲六藝總會也郭璞爾雅序云爾雅者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是爾雅爲六藝鈐鍵也

諸經章句始子夏。容齋隨筆：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與他人不同矣。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毛詩之序，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後漢徐防上疏曰：「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八儒：韓非子：孔子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傳經六儒：陶潛羣輔錄：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知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

夏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靜精微之儒。

秦火諸經幸存：文獻通考：昔秦燔經籍而猶存醫藥卜筮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

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

晚出，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

其餘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於以見聖經賢傳終爲不朽云。

三學：孔壁中古文尚書、逸禮、春秋左氏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以爲抑而未施，欲請立學，所稱三學尚書、逸禮

左傳也。

五學：漢藝文志：五學世有更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按五學謂詩、書、禮、樂、春秋。

立學不始武帝：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然五經之立學，不始於武帝。叔孫通自楚歸，高

祖卽以爲博士。孔褒爲惠帝博士，其時猶襲秦官，未必專司一經。至文帝則規模大備，漢舊儀云：文帝時博士

七十餘人。劉歆云：孝文始使掌故，錯往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廣立於學

官，爲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詞云：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祇立五經

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猶列於學。况五經乎？又文帝時申公、韓生均以詩爲博士。張生治尚書，賈生作左傳

訓詁皆爲博士。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景帝時轅固治詩。董仲舒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田王孫受易於丁寬爲博士。然則文景之際已立五經博士矣。而漢表稱武帝初置者。以前雖立博士。未有主名。文帝立魯齊詩。景帝立韓詩。但有詩博士而已。至武帝始置書禮易春秋爲博士。並詩而爲五。王伯厚云。文帝以賈誼爲博士。不稱左氏博士。宣帝以江公之孫爲博士。授穀梁。未名穀梁博士。至甘露三年始置穀梁博士。是其證也。書曰置五經博士。非始置也。卽獨立五經罷去傳記時也。據後漢翟酺傳。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漢十四博士。易四施孟梁邱賀京房。書三歐陽和伯夏侯勝夏侯建。詩三申公轅固韓嬰。禮二戴德戴聖。春秋二嚴彭祖顏安樂。皆各以家法教授。

石渠白虎觀。宣帝時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諸儒則施讐戴聖薛廣德嚴彭祖尹更始周堪孔霸是也。東漢肅宗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諸儒則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王莒是也。

晉九博士。晉元帝置九博士。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又增儀禮公羊爲十一人。

宋十助教。宋百官志以助教十人分掌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時論語孝經合爲一經也。

唐宋九經取士。讀書記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不列於學官。按東晉元章時太常賀循上言。周禮儀禮二經春秋三傳均宜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言周易鄭氏注及儀禮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宜各置博士一人。遇王敦難不行。唐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上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殆絕請貢人預試之日能於四經帖十通五許其入第從之。開元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

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洎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猶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至於明代此學遂絕。

唐制配享二十二經師

讀書記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

唐太宗貞觀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

漢專經諸儒

史記儒林傳序漢興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

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易則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前漢諸儒少兼經

前漢諸儒皆專治一經其兼通他經者甚少惟孟卿通禮春秋胡常通古文尙書左氏穀梁

徐敖通毛詩古文尙書申公通魯詩穀梁瑕邱江公通詩穀梁章賢通詩禮后蒼通詩禮韓嬰通易詩榮廣王

孫皓星公通詩春秋尹更始通左氏穀梁其兼通五經者惟夏侯始昌董仲舒以上皆見儒林傳至東漢馬融

許慎等兼經始盛鄭氏康成尤能會通然范書儒林傳所載亦皆專治一經者兼經仍復寥寥然馬融以前尙

有鄭衆賈逵亦前經者范書所載劉昆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包

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授皇太子論語爲之章句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後從大

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作訓旨張元少習顏氏春秋後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第一拜爲博士諸生上言

元兼說嚴氏不宜專爲顏氏李育少習公羊春秋又讀左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此兼通二經者也孔僖傳

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僖與崔篆孫期同游太學習春秋又讀左氏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景鸞

傳云。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此兼通三經者也。他如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魏應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漢章帝時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順帝時蔡元譚論五經同異。甚合帝意。則皆兼通五經矣。張馴傳云。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程曾傳云。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則又兼通六經矣。任安受孟子易兼通數經。楊政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鏘楊子。行戴憑習京氏易。正旦朝賀。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憑奪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何休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又註訓孝經論語。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以難二人。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并兼通衆經矣。豈獨五經無雙許叔重而已哉。儒林傳所標目者四十二人。而兼經得十八人。

經生家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凡不守家法者。世不見信。如孟喜不肯附趙賓之學。以爲改師法而不用京房受焦延壽易。以爲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此雖誣善之辭。然師法之重。卽此可知也。漢儒林傳有始師卽大師也。

經生守師說。漢儒之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高書有伏孔詩有毛齊魯韓禮有二戴。虞氏春秋有左公穀。其間文字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

西晉後經生。西晉以後諸儒。祇重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祇爲術數。蓋漢學自此微矣。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遵之。古文尙書聞作僞於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之者多矣。杜預竊服賈誼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其失已甚。宋齊以來。惟王儉尙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觀其與陸澄書可知。蕭梁如崔靈恩皇侃尤爲傑出。崔氏精於禮而春秋亦雖杜義皇氏之禮疏論語疏亦未彰明漢學。他若劉勰之劉敬和之於詩。徐遵明熊安生之於禮。皆是彰漢學者。南史儒林傳十九人。北史四十六人。

諸儒議經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 注(歐陽公)毀周禮 注(歐陽二蘇)疑孟子 注(溫公李觀)譏書之顛命 注(蘇軾)黜詩

之序 注(晁說之)不難於議經况於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易經詩經等名 漢志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易字詩字下有逗尙書則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云經二十九卷以此經有壁中所得古文有伏生所傳今文故兩載之尙書下亦須一逗古文經則冠以古文字而伏生書且但稱經矣進此則知易詩皆提起字漢人不稱詩經易經也漢傳注與經別行首提易詩名下列經者見經者爲經傳注自爲傳注也禮類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其例亦同惟孝經不可單稱孝故以孝配經至汲古閣刻五經則云易經詩經書經

經名解 許氏說文解字曰易蜥易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書著也又曰著於竹帛謂之書詩志也劉熙釋名書契篇云易易也言變易也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久不滅也尙書者尙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事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諸經次序 經典釋文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今總別次序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 按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於論語後爾雅前列老莊而無孟子以唐祖老莊崇道教故也

考次經文 經文之待考定者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賤衣一節於必有明衣布之下蘇軾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四五紀一節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有馬千駟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鸕何彼

穠矣三章於王風。金履祥本。此改斂時五福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節於六曰弱之下。使古聖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也。夫禮記樂記寬而靜。至溫良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而鄭康成猶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考定武成。可知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矣。

經傳別行

孔穎達詩疏。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不與經連。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乃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其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時引經附傳。是誰爲之。

秦漢釋經三名

容齋隨筆。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自立佳名。各以百數。若戰國迨漢。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

通指其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儼。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注君通。班固自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知新錄。先儒釋經之書。曰傳曰箋。曰解。曰學。今通謂之注。

傳注

說文水部注字注云。灌也。從水主聲。之戍切。兩漢魏晉諸儒釋經。曰注曰傳曰箋曰解曰學。名稱不一。後

南北朝唐宋人作疏。遂統名爲注疏。則注可該衆名。儀禮首題鄭氏注。賈疏云。注如水之注。劉知幾史通第五

傳之義。以訓詁爲主。降及中古。名傳曰注。傳轉也。轉授無窮。注疏也。疏通靡絕。唐開成石經雖俗。謬然如周易

王弼注之類。未變也。明毛氏汲古閣刻四書於論語孟子。則皆題曰朱某集注。五經於書經則曰蔡沈集注。殊

近鄙

南北異學。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云。江左周易則正輔嗣。尙

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蓋南北之不同如此陸德明南方學者經典釋文創始陳後主元年其成書亦在宋入隋之前故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又其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似書成後入隋唐亦不增如故北六儒如徐道明諸人皆不援及元則於貞觀初拜國子博士五經正義之作未必非元則創議故正義於易書左傳用王注孔傳杜注並同於釋文正義中所謂定本者出於顏師古手師古之學本於其祖顏之推之推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則師古之據南本爲定可知也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至其爲正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仲達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

十三經法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

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疏既已板行惟二禮二禮幸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諱崔頤正孫奭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公羊唐徐彥疏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則孫奭疏也

五經正義得失

五經正義同出孔穎達之手而有得有失何也蓋正義者就傳注而爲疏義者也所宗之注不

同所本之舊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穎達於易注則舍九家而宗王弼及韓康伯義疏則采褚仲都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賾所上之僞孔傳而刪取二劉舊疏亦不足觀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則本諸爾雅參以樊光李巡孫炎各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引據焉又佐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以故閎博淵深幾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採掇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矣禮宗鄭注而以皇侃舊疏爲本左傳用杜注而以劉光伯舊疏爲本故皆有

條理

五經正義詩禮爲上

五經正義

初名五經義贊後改今名

貞觀中孔穎達與顏師古受詔同撰師古外同撰者

爲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等復審則蘇德融朱長才王士雄等也判定則長孫無忌李勣等也駁正則馬嘉運張行成裴季雅等也朱子嘗論之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今參稽至而博考之其得失斷可知已易用王弼注既棄象數詮釋難云盡當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彖七日來復則引六百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者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真弼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焉疏乃謂訟蹇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蠱先甲後甲馬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弼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義取更新誥誠正合弼注因事申令之意而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可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尠所根據較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費魁疏而廣之非也據原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集猶費彪劉焯劉炫而炫焯最爲詳雅則書疏本二劉爲多第欽明文思援引顧氏關石和鈞兼引顏氏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漸孔傳之失者立政三賓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未嘗曲爲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僞至宋以後始有確證而冲遠往往曲爲附會斯固不待馬嘉運據其僞王元感糾其謬矣左用杜預其先爲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沈長於義例故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文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穀伯鄧侯全述衛懿隆秦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上賓並著膏肓鄭箴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憑賈服旁采之說亦取劉規然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箋既貫通於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囊括夫羣言間有可指摘者若度其鮮原本屬西周之邑有周書程寤解可證而孔誤以爲程邑古詁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易而烝民疏以爲導古先王之政事未免舛錯要其考證之詳終唐之世無敢異

其足多矣。禮自顓達以前傳者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蟲、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冲遠固長於禮，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皆一一旁證而疏通之。注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纖緯以譏，要亦宋以後之論，不可議唐以上之儒矣。

注疏舊本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七字。凡五十卷，惟卷三十二至三十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請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又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唐人舊式也。

唐人疏承襲前人。唐人作疏多承襲前人舊本，非出自謾。今觀孔穎達尚書疏序云：「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葉琦、費昶、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因循釋注文義，皆淺略。惟焯、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又好收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此乃炫之所失也。今奉敕考定，是非爲正義。凡二十卷，貶各疏而揚二劉，折服仍多不滿。然此疏皆襲取之，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刑久矣。」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云：「史官敘事，節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論國事，皆云我大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此皆隋儒語也。」知孔疏多襲取焯、炫自撰者，少所以大隋我大隋字刪未淨，其粗疏如此。毛詩疏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鄆，鄆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固諸儒之所揖讓，疏特爲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

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
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凡四十卷既云詩分爲四則魯齊韓毛也乃下
文但舉申培魯詩毛萇毛詩絕不及韓國齊詩韓嬰韓詩貫長卿以下則單承毛詩言之并魯詩亦置不道至
於論疏家短長推重二劉折服與書疏序同而此且直言據以爲本則承襲更不待言禮記疏序云禮記大小
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吳注晉宋周隋傳業者江左尤盛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
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邈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此者惟皇熙二家而已然則漢晉本
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選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本落不歸其本狐
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
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爲正義凡七十卷此所舉賀循等疏皆爲鄭注疏也而上文
並舉大小戴此疏與大戴無涉而亦舉及則所言各疏與王肅無涉可知諸家皆不評只評皇熙而所承襲者
皇多熊少顯然矣左傳疏序云杜元凱左氏集解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焯然
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考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焯於數君之內實
爲翹楚然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
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理也然此諸疏猶有可觀今奉敕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
則特申短見爲五義凡三十六卷此其襲劉炫又顯然者蓋顏達所譏惟周易疏自作者多其餘皆取前人賈
公彥周禮疏序全是述周官緣起大意又有序周禮廢興一篇述傳此經者家數至其作疏之所以然本之何
人皆不及則此疏似是公彥自譏儀禮疏序云周禮注有多門儀禮注惟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
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慙者隋之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慙則舉小略大經注稍
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於二家各舉其謬者一條而其餘足見矣又云此疏未敢專欲

以請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觀其未敢事欲云云則非專取黃李公彥此疏亦取前人公羊傳疏二十八卷穀梁傳疏二十卷汲古閣板皆無作疏人序卷首標題之下亦絕不言向來作疏者有何家數今之作疏本於何人明國子監板前有宋景德時中書省所下刻書牒文亦無作疏人名今攷之公羊出徐遵明穀梁出楊士勛舊唐書儒林傳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儲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安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如優異以勸後生其子孫當加引擢太宗所以加恩於諸人者以孔穎達等用其疏也

正義各序所舉舊疏見隋志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爲所承用者欲攷其書當先求之隋經籍志蓋隋書亦唐初所修穎達等所見各疏當皆隋代所遺修隋書者自宜采入今取而考之尙書則有尙書義疏三十卷蕭詧司徒蔡大寶撰尙書百釋三卷尙義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猷撰尙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彪撰尙書疏二十卷尙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尙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毛詩則有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梁處士何允撰毛詩義疏二十卷舒瑗撰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禮記則有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左傳則有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其穎達所舉而隋志無者劉焯劉炫二人同時名重穎達並舉之前隋志絕無焯著述不可解者一何允毛詩總集隱義志用小字夾注而其下有亡字初疑衍亡字然此注之例大約亡者則注若志又有賀瑒禮論要鈔一百卷似非專說禮記庾尉之禮論鈔二十卷禮答問六卷亦似非禮記義疏崔靈恩三禮義宗則爲總說三禮之舊予不欲汎列故不及至賈公彥所云黃慶李孟悉則隋志無之

正義各序所舉舊疏見各史孔穎達等自序所說疏家見於各史者尙書疏序所舉凡六家隋儒林傳云餘杭顧彪字仲文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尙書疏二十卷此傳敘首云煬帝卽位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

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劉焯傳云。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以著述爲格。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義。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稱二劉。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劉炫傳云。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少聰敏。閉戶讀書。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居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又與諸儒修定五禮。煬帝時盜賊蜂起。凍餒而死。著尙書述義二十卷。行於世。隋經籍志於各疏并顧彪疏皆不稱古文。而儒林顧彪傳乃云古文尙書疏則各疏必亦稱古文志略之耳。梅賾獻書自稱古文南士浮誕。好信異說。闕然羣起而古文之豈知此書乃不古不今者乎。又孔穎達推重二劉。特甚。隋儒林亦然。穎達於詩書皆兼評焯疏。乃隋經籍志全不載炫書。畢漏良爲可異。此齊儒林傳敘首云。齊時儒士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此段學者更宜著眼。觀尙書卷首疏稱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脩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尙書亡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三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佚。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此疏之認正。與北齊書同。鄭所增多之汨作九共等篇。眞古文也。則以爲張霸僞書。鄭雖不注增多篇。然所注二十九篇亦古文也。而南朝及隋唐人反指今文亡者。全亡逸者。逸在祕府。非亡也。何意秦火所不能亡者。反亡於晉。鄭學之孤已甚。僞本一出。勢不能不以僞奪眞。直至閻氏始有的見。然但可爲知者道耳。觀北齊書知二劉疏實出費彪。顧達疏全取二劉。取二劉則費在其中。故疏中不復舉費名。聞舉顧彪而已。毛詩疏序所舉凡七家。陳儒林全緩傳云。字宏立。吳郡錢塘人。專講詩易。南史敘全緩不言講詩。謬甚。梁處士何允傳云。字子季。鹽江潯人。師事沛

國劉勰受毛詩注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北齊儒林劉軌思傳云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其鄉多爲詩者此傳敘首云通毛詩者多出魏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蓋指敬和軌思也本屬同門其後軌思遂事敬和耳隋劉焯傳已詳見前而焯傳又言少與河間炫同受詩於同鄉劉軌思則彼時軌思實爲毛詩大師劉炫傳云著毛詩述義四十卷行於世與焯疏名同而各爲一家此穎達監本禮記疏序所舉凡十一家晉賀循傳云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循少玩篇籍博覽衆書尤精禮傳穎達言爲義疏者南人則賀循等云云以循冠首則穎達所舉指此然傳稱其學精於禮傳而不云作禮記義疏隋經籍新舊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皆有循喪服譜喪服要記而無禮記疏要之穎達固親見其書而首舉及之梁儒林賀瑒傳云字德連會稽山陰人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天監初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爲皇太子定禮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著禮議疏南史儒林無賀瑒遷入列傳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少爲學尤精三禮先在北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著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南史略同周儒林沈重傳云字德厚宜興武康人博覽羣書尤明詩禮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中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大同三年除五經博士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又令重於合歡欲讀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至梁徵之詔令討論五經表請還梁高祖許焉重學業該博爲世九宗有禮記三十卷梁儒林皇侃傳云吳郡人侃師事賀瑒盡通其業尤明三禮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魏儒林徐遵明傳云字子判華陰人年十七師屯留王曉受禮記後詣平原唐遷居蠡舍讀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弟子李業興表請爲遵明贈諡不許此齊儒枕傳敘首云三禮並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儻田九鳳馮緯紀顧敬呂黃龍夏懷教李鉉又傳刁柔張賈奴鮑季祥邢時劉畫熊安生安注又傳孫歆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

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朝名儒。遵明推首。而三禮尤爲大師。觀此可見。魏儒林李棄與傳云。上黨長千人。與高隆之等在尚書省儀定五禮。北齊儒林李鉉傳云。字寶鼎。渤海南皮人。年十六。從韋武侯字猛授經。記以鄉里。無可師。從大儒徐遵明受業。二十三。謨三禮義疏。周儒林熊安生傳云。字植之。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甯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傳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齊河清中。爲國子博士。安生學爲儒宗。當時受業。擅名於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謨禮記義疏四十卷。行於世。左傳疏序。所舉凡三家。陳儒林沈文阿傳云。字國衛。吳興武康人。研精章句。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傳。南史云。謨春秋義記。行於時。隋儒林劉炫傳云。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義四十卷。此卽顯達所據以爲本者。其攻昧。殆卽顯達所謂炫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條者也。自今論之。左傳當以服虔爲主。其次則取賈逵。蘇寬。無考。觀顯達云。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炫之攻昧。如說文支部云。攻擊也。是也。寬之旁攻賈服。如考工記注云。攻猶治也。是也。然則左傳各疏。蘇寬最佳。所可恨者。彼時服注具存。何不寬用服注作疏。而反作杜疏。顯達列寬於文阿後。炫前。寬必北人。疑亦從齊周入隋。因杜注盛行。率於時風。姑就杜爲疏。而隱以扶賈服。此調劑之註。顯達無識。黨杜斥蘇。純謬極矣。

正義序所舉諸儒名與各史異

孔穎達各疏序。舉作疏諸儒姓名。攷之各史。多與之異。如庾蔚之。見隋經籍志。

梁儒林司馬筠傳。周捨議禮。引庾蔚之說。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亦皆稱庾蔚之。穎達作庾蔚誤。沈重亦見隋經籍志。周儒林有沈重傳。又見此傳敘首。北史亦有傳。皆稱沈重。穎達作沈重。宣謨皇侃亦見隋經籍志。梁儒林有傳。其字作侃。攷侃字見說文。川部。從口。從川。外口部。品部。人部。皆無侃字。南史亦作侃。梁書侃字。不知從何而來。謬也。然此傳言侃爲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則其姓皇甚明。穎達於皇甫侃誤。徐遵明。魏儒林有傳。又見李業與傳中。北齊儒林傳敘首。李鉉傳中。周熊安生傳中。穎達作徐遵明。誤。李鉉。北齊儒林有傳云。字寶鼎。然稱名不稱字。又見此傳敘首。惟周儒林熊安生傳中。嘗一稱李寶鼎耳。餘則未見。穎達直稱李寶鼎者。殆因